



## 序一 · 有限創出無限可能

### 高永文醫生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有限創出無限可能」：相識蘇金妹十六載，她不僅突破身體障礙，更擁有健康心靈及澎湃的生命力。金妹選擇投身志願人道工作，以自身經歷幫助及關懷無數的傷病者及其家人，令他們不但得到生活上的幫助，更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從而積極面對人生。金妹在我心中是一位真正的生命鬥士，是一位輪椅上的天使。

身為一名醫生，深明不能救活所有病人，亦沒有人可以逃避死亡，生命是有一個期限，在這期限裏更會隨時遇上巨變，如意外、傷患、突發疾病，如金妹一樣十五歲時遇上意外，由四肢健全變成下肢癱瘓，面對逆境，金妹沒有自暴自棄，相反更樂觀積極，為社會帶來正能量，更反映社會上著實是充滿關愛和互助精神，金妹確實將有限的生命發光發亮，綻放出更漂亮的人生，令我想起：

人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你可以控制它的寬度；

人不能改變容貌，但你可以展現笑容；



人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掌握自己；  
人不能預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  
人不能樣樣勝利，但你可以事事盡力。

面對困難，有人選擇放棄，有人堅持到底。如果這一刻因為任何挫敗而意志消沉，請看看這書，了解金妹的經歷，即使在生命旅途上遇上重重障礙，卻能咬緊牙關，克服限制；她無懼逆境、挑戰極限的精神，無不令人動容及敬佩。

我想藉金妹的經歷，鼓勵各傷健朋友，珍惜生命、積極奮發、活在當下，活出燦爛精彩的人生，創造更多的「可能」！



## 序二 · 黑夜彩虹

### 徐榮耀博士

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校長

這是一本見證集，眾彩筆集體編繪一個再生勇士一道道黑夜彩虹的故事……

「黑夜」，金妹的故事，與黑暗、疾病、貧窮、無知、不幸、無助、生離死別等苦難高度結連，一幕幕活生生、赤條條、血淋淋的悲悽經歷，讀之使人神傷，黯然落淚。因為是那麼的天然去雕飾，讀者自然會愛不釋手。

黑夜甚麼也看不見，如果能呈現彩虹，是天父施恩的「神蹟」，大愛的憐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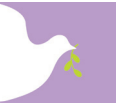
求生需要信心，求死需要順服，二者之間，需要勇氣，是一種「傳奇」。從金妹身上，我們體驗出何謂「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對比之下，讀者可以體驗到健康的可貴，能正常生活便是一種幸福。而逆境自強、遇強愈強、生命影響生命等不再是口號，而是靠著那加給她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具備同理心的讀者，都會以好奇心追讀，察驗神奇妙的作為，神交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感人



故事，綻放七色彩虹……

一、**第一道紅彩虹，赤子之心**：金妹的傳奇，並不在於她擁有過人的智慧、財富、地位。相反，金妹是那麼的單純、積極，毫不計較幫助別人，傾出自己照顧病友。遇到冷嘲，一笑置之；遇上不公，不畏不屈。造物者給她的樂天知命性格，本身就是一道祝福的彩虹，從金妹的「自序、見證、回應」等可見一斑。

二、**第二道橙彩虹，創意無限**：雖然行動不便，知識因長期住院缺乏常規教育而匱乏，然而，造物主為金妹預備的是「眼未曾見，耳未曾聽，心未曾想過」的無限可能：教會。因著教會，金妹的第二個家，教育學院鄭崇楷講師負責編輯、城市大學講師張錦泉撰寫十七年的恩遇情誼、劉修信長老闡釋推動金妹自強不息的力量，加上不少肢體的書寫、打字、校對、作序，從「無字」（不懂字）變成天書（見證集）。



- 三、**第三道黃彩虹，幸福手絹**：家人，永遠是金妹的依歸。爸爸的不離不棄，痛苦中流露絲絲父愛；嬤嬤的生活點滴，全因為愛，分不清誰付出誰收取；引領十八歲姪女歸向基督，開展家人福音工作……，是苦澀中的一道清泉。
- 四、**第四道綠彩虹，綠蔭醫院**：醫院，是金妹的第三個家，護蔭她的，是數十年數不完的醫護人員。知音藍新福醫生、肝膽相照的容壽鴻醫生、悉心關懷的陳惠芳護士……。久病成醫，金妹亦累積她的經驗，撰寫食療篇，幫助病友。
- 五、**第五道青彩虹，青蔥歲月**：金妹純心作人，義俠交友，那些年，艱險奮進，困乏多情，結伴前行：傷健健將蔣德祥、英軍約翰、可愛忠實之家義工杜麗嬋、同病相憐的馬玉清、暑期工友劉偉軍、病友梁松根……
- 六、**第六道藍彩虹，藍天白雲**：金妹心境開朗，不帶半點塵。社會賢達亦為之動容。馮檢基議員將心比己的奮鬥史、周一嶽醫生的致敬、高永文局長的從有限創出無限可能，三篇均是匠心之作，可讀性很高。
- 七、**第七道紫彩虹，紫氣縈繞**：本書還有很多無冕一族、無名的天使，是造物者差派照顧祂的女兒，使無變有、缺乏變為豐裕、流淚變為歡笑……

這部以一人為中心的集體見證集，不獨見證因神介入個人而創造傳奇，也見證香江小漁港蛻變的滄桑史，適合做學校生命教育教材、教會初信栽培材料、灰心乏力時的案頭甘泉。



## 自序

痛苦的日子過一天猶如一年；今年（二〇一五年）坐輪椅已四十八年了，覺得自己時日也不多，希望集合一群朋友出書，講述我克服病苦的經過，以幫助有需要的人。近年，感到自己一直在家中老化，身體愈來愈差，若果看到有更多人得到福氣，看到他們的笑容，我才會鬆一口氣。

我曾探訪一間學校，有小朋友自幼失聰卻沒有得到政府適切的幫助。社會上，有無數的人被忽視、被遺忘。如果可以，希望我這本書能夠推動社會去關注傷健人士的成長，不要讓悲劇重演。

當年出院後我做了十多年全職義工，其後一直服務病友。回顧我過去的人生，心頭不禁有股感動，因為「我熬過來了」。雖然有朋友覺得出書很麻煩，但我不會氣餒，因為這是天父對我的囑咐，我必定會堅持完成。

有些時候，我會遇著一些無理的騷擾和冤枉，只能在委屈裏獨自垂淚。但神有聽我的禱告，讓我拭淚起行，有信心做無數的事情；這次祂就安排了不同的朋友幫我寫分享、打字、校對。在無數的起落裏，我都經歷了神，而我時刻都感

到祂的關愛和注視。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羅馬書十二章 12 節) 是我的座右銘。在神的平安中，我得到祂的加冕：

一九六八年得到輪椅速度賽、障礙賽、標槍三項金牌和女子組全場冠軍。

一九七四年代表香港往紐西蘭參加英聯邦傷殘人士運動會獲得亞軍。

一九九三年獲全港十大青年婦女義工獎；出席香港電台《五稜鏡》。

一九九八年獲第三屆香港十大再生勇士獎。

二〇〇五年全年最高平均欣賞指數大獎——無線電視《勝在有心人》優異獎。

二〇一〇年獲亞洲電視《感動香港》十大人物獎。

二〇一〇年獲得愛心獎。

二〇一一年獲得紅十字會人道年獎。

二〇一一年本人的經歷收錄於小學教科書《我愛學語文》(教育出版社，2011)的第七章「樂於奉獻的香港人」。

這本書有六十多位作者，都是我認識的朋友，以文字記錄了我們相處的片段。當初，我覺得這做法有點冒險，大家面對我這傷殘而又平凡的女子，恐怕觀感和分享都是千篇





一律。但隨著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送到我家，才發現他們的分享都不一樣。結合他們的敘述，才描繪出一個真正的蘇金妹，有些我甚至看得感動落淚。

他們當中有位高權重、日理萬機的名人，也有不少每天辛勤工作的升斗市民，他們身分不同，階層不同，卻都信任我，支持我，願意百忙中抽空為我出力，我實在非常感激他們每一位，也感謝主的恩典！盼望所分享關乎他們和我的故事，都能感動這本書的讀者，幫到有需要的人。

王潔心陪我外出訪問，並記錄我和朋友之間的對話。

王雨蓮本身是退休護士，她已經七十多歲，仍然為我寫稿到晚上。

教會的弟兄姊妹在百忙之中替我書寫和打字。

朱黃桂玲夫婦幫我擬定了各篇文章的標題。

陳俊尹和顏碧君，幫我精心整理我多年來珍藏的相片。

李健昊幫我寫作自述，和編輯了各篇文章。

高永文醫生一直鼓勵我，並答應為本書寫序。

徐榮耀校長給全本書加以整理，編排都很合我的心意。

出版的過程很崎嶇，感激徐校長的穿針引線，才終於完成了這本書。看著薄薄的一兩張紙，變成厚厚的一疊稿件，箇中心情真是難以形容。

當初有很多人不同意出書，認為我向好友籌措資金

出書很冒險。但我再困難也要講出自己的故事，以生命影響生命。主若許可，我計劃出版幾個不同版本，請大家繼續記念我。

此書售後收益，扣除成本、印刷發行等等所需費用，全部作為慈善捐贈用途，主要是捐作「可愛忠實之家」及「華恩基金會」的經費。感謝上帝派了天使、兒女來幫助我。希望有緣買到這本書的人，能夠珍惜這本書，並實現這本書的使命——把助人的心願傳揚開去。



## 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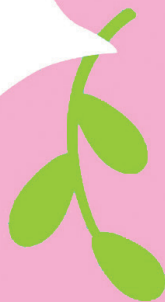
- 賴柏諭 贊助 10,000 元 (和預訂 50 本書)  
糖心軒 (奧海城第一期) 贊助 5,000 元  
王汝欽 贊助 3,000 元  
趙百歡 贊助 1,000 元  
鍾月如 贊助 1,000 元  
陳俊尹、林妍君、吳家欣、唐子雅 贈送打印機一部  
何君堯 贊助 5,000 元  
李太 贊助 1,000 元  
卓越布施小組 贊助 7,300 元  
無名氏 贊助 1,500 元  
無名氏 贊助 10,000 元  
郭德光 (長洲海味) 贊助 1,000 元  
李迦慧 贊助 2,700 元 (和預訂 20 本書)  
王櫻燁 贊助 500 元  
徐金來 (蘇金妹外甥) 贊助 1,000 元 (款項本來給蘇金妹本人買東西吃，  
現轉用為支持出書。)  
李泳忠 預訂 50 本書  
吳錦昌 預訂 50 本書  
王美珠 預訂 20 本書  
吳巧花 預訂 10 本書  
陳思明 預訂 10 本書  
吳永基 預訂 10 本書  
陳廖彩玲 預訂 10 本書  
王雨蓮 預訂 10 本書  
陳灼明 (人稱「明哥」) 答應於深水埗北河燒臘飯店寄賣本書 (深水埗北  
河街 54 號地下)  
李健昊 幫忙本書的打字工作

\* 這書中作者名單次序不分先後

第一部

生命 · 天使 |

感恩的力量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自述：金妹的故事

---

一九五二年，我在中山出生，老實說我對故鄉已沒有印象，只知道當年戰爭剛剛過去，親戚朋友的日子都過得很苦，雖然爸爸努力打魚謀生，但即使有了糧票，也沒有足夠的金錢買到糧食。為求生存，在我五、六歲那年，我們一家人半夜坐船到香港，定居於大埔。

可能是驚魂未定，我剛到步面頰就腫了起來，又紅又痛，嫻嫻和媽媽用火點燃燈芯灼我的臉，以為可以治好我，反而引起更重的炎症。爸爸趕忙打了魚，勉強湊到錢去請醫生，一路上心驚膽顫，他想了很多，跟我們說，這裏終究不是安居樂業的地方。當時，大埔海盜很猖狂，出沒頻繁，靠海上維持生活的漁民，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我們便在夜半起航，在漆黑的海上摸索另一個島，最後遷到了沙頭角——一個較為寧靜舒適及樸素的地方。

那時生活的困難才剛開始。因為沒有錢，爸爸只能用他簡陋的魚網出海捕魚，常常撒了網，一整天都沒抓到幾條魚。家裏的生活很困難，大家都吃不飽。有一晚，少不更事的我跟媽媽抱怨，吃的粥很淡沒有味道，家人默不作聲。那

時，我們連買鹽的錢也沒有；爸爸看看自己的網，沒有半條魚可以放粥，低頭沉默了好一會，雙眼望向大海，跟我說：「要鹹的，就去海裏拿一碗鹽水，加落粥就會夠味道啦。」

我與哥哥所穿著的衫褲，都數不清楚究竟修補過多少遍，勉強熬過了冬天。有次慈善團體送贈西裝外套給貧苦大眾，我拿了給自己，卻是一副衣不稱身的怪模怪樣，但卻很溫暖、很珍貴。來港的一兩年後，爸爸逐漸掌握了捕魚技巧，魚穫開始增多，家庭環境稍稍輕微改善，我與哥哥才終於有機會著到新衫。坦白說，今時今日的香港，想買一件衫一條褲，是容易不過的事，但從前的家庭環境，若有足夠衣服和半餐溫飽，就已經心滿意足了，那敢奢望有更多的物質享受！那時的貧窮，就像善變的海洋，每天都可能取走人的性命。七、八歲的我，偶爾走在沙頭角的海邊，看到有偷渡人士的屍體浮於海上，感到很難過（當時覺得自己是害怕），因為只要有多一點點的不幸，那漂在海面的屍體就是我了。

十二、三歲那年，我學會了撈蜆或蠔，將它們一堆堆拿去換新衣物。如果發現街市地上有沒人要的魚，我便將那些魚拾去賣錢。拖地、洗衫，如此種種的家務我都學會，因為社會催促我快點長大，生命的艱苦就在前面等待我。

時間走到一九六四年，孀孀生了一對得意、可愛的仔



仔，我和她各自照顧一個。每逢出海，小小年年紀的我，跟隨著叔叔和嬸嬸一同前往鴨州、吉澳一帶捕魚——叔叔船尾掌舵，嬸嬸和我在船頭下網，將網慢慢放落海中去捕魚，我揹著小姪兒站在旁邊，把魚網一幅一幅的攬起放出去。我嬸嬸很厲害，只有一隻眼睛，但做事很能幹，我自覺要幫助她。開始時總是失敗，但不斷練習後，我進步了，連爸爸偶爾也要稱讚我：「很幫得手，手腳快、既勤力、又抵得諗」。有一次，叔叔的漁船要往大埔馬料水去做每年的例行檢驗，嬸嬸和她兩個孩子躺在船上蓋上帆布睡覺，忽然大風大浪，一浪接一浪的打過來，船無法前進，幸而有一姓李的人家，他們的船比我們的大，叫我拋一條繩過去，好讓他們拖我們的船返回沙頭角，不料我一站起身拋繩，幾乎站不穩而跌倒，原來當時已懸掛了八號風球，如沒有這家人的救助，我和叔叔一家便要葬身大海了！又記得有一次，兩個孖生的小姪兒，一個病了，另一個也隨著病了，嬸嬸和我每人各揹著一個，帶他們去診所看醫生，途經一條馬路，嬸嬸在前面過去了，我跟在後面，走到馬路中間，正有小巴駛來，幸好小巴在我旁邊近距離煞停下來，非常驚險！當時我也被嚇得呆了，嬸嬸見到小巴停下，立即衝過來拖我過馬路到對面行人路去。

還記得一九六六年，香港制水，四天才供應一次食水，

當我不用出海而泊岸時，便會托著擔挑和水桶走到中英街的井去打水，每次我都擔很多水，地方又遠，不停重複做，渾身都很疲累……回去要準備洗衫，肚子已經餓了起來。我推開門，看到母親，便跟她要一個斗零去買麵包，她聽完就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力度剛好把我推了落海。我爬了上岸，好像忘掉了肚餓，就繼續去做家務。這就是我的命運。

有一晚，爸爸與我踩過又冷又濕的泥沙，一同出海捕魚。當時天空只有漆黑，彼方也沒有一點光亮，我不能點燈，怕引來其他漁家分薄魚穫，只好摸黑將魚網一幅幅疊好遞給爸爸，趕在天亮之前把魚網都放進海裏，天亮時把網拉起。爸爸見我手腳靈活，笑著大讚我是他的左右手。媽媽看到豐富的魚穫，也忍不住要稱讚我聰明、本事，是他們的好女兒。

說不定我曾期待這一生都得到他們的稱讚，可惜我沒有這運氣。我永遠都記得，在一九六七年，爸爸沒有出海，我偷得浮生半日閒，與弟弟在岸邊捉迷藏，卻不小心跌落碼頭下面，撞穿頭部及跌傷腰骨。我硬著頭皮讓醫生在傷口縫了數針，我好痛，哭哭啼啼得很大聲，哭為甚麼如此不幸。那一年，也是香港的特別日子，發生了六七暴動，但我們一家人住船屋，岸上的腥風血雨像與我們無關，聽到消息也反應不大，我傷口拆線之後也一樣活潑，像海偶然起了白頭浪，又歸於平靜。後來腰骨突然很痛，媽媽帶我看跌打醫





生，敷山草藥，擦跌打藥酒，都沒有好轉。

一個傍晚，我腰骨突然赤痛，便獨自一人呆在船尾吃飯，聽到爸爸和媽媽在船頭吃飯時的閒聊……他倆談到哥哥已經到了適婚年齡啦，哥哥也想早日成家立室，而哥哥當時已有心上人，為甚麼不撮合他們呢，但我們是水上人，水上人鄉俗是嫁女的要迎娶親家一個女兒回來，將自己一個女兒嫁去交換……

「原來爸媽打算將我嫁到哥哥心上人的家去交換。」我聽了之後，很迷惘，很憂鬱，心裏想著，假如父母要把我嫁過去作為交換條件……假如讓哥哥娶他們的女兒……不，我不要成為交換禮物。他們的對話內容，在我腦海裏揮之不去、一直盤踞著……每天、每晚，我都反覆想著他們的話，直到我下了一個決定：若果他們真要這樣把我嫁出去，我一定跳海自盡，我不要這無法自主的人生。

數天之後，當時正是香港暴動的一九六七年，我再也不能走路了。

那天吃了飯，我突然站不起來，叫喊得很大聲：「爸、媽！」他們很驚訝、很傷心，扶著我也站不起來，不知道要怎麼辦。我記得那天爸爸的表情，失望、痛苦、迷茫全部掛在面上，這位最痛錫我的爸爸，知道自己從此少了一個好幫手，他坐下來，跟著我一起哭。

其他親戚聽見後，召救護車送我去伊利沙伯醫院求診。醫生乾咳一聲，不帶半點感情的跟我說，腰骨要開刀做手術，可能有後遺症。推出手術房的那天，我左手插著輸血及輸鹽水的喉管，並且肺部插了喉管抽肺積水，地下放著兩個盛載肺水的玻璃樽。醫院姑娘靠近我，說我得了肺積水，不要驚怕，也不要亂動。我不知道甚麼是肺積水，我只感到抽肺水時痛楚萬分，但還是緊記著姑娘的說話：「不要亂動、你不要亂動。」

因為六七暴動的戒嚴，爸媽少了來醫院探望我。初時每隔兩至三日，他們都來，逐漸八至十日爸爸才會來一次。他到了醫院，會買些食物給我應急，還要放下些許金錢給醫院的嬸嬸（那時的醫院，如果沒有用錢疏通嬸嬸，病人甚至沒有一杯乾淨的水可以喝）。在爸媽不來的日子，我會偷偷望向旁邊有親戚朋友探望的病人，湯水很香，嗅得我也吞口水；心裏百感交集、很不舒服、很妒忌，不期然想：「我的家人何時會來探我呀？我不是也有愛我的家人嗎？」

醫院的日子很沉悶，但有些趣事我仍然記得。主管的藍新福醫生不時會巡視病房，骨科的何醫生走來搥我面珠，隨後的見習醫生傅鑑蘇就會講笑話來逗我。每次知道他們要來，我必定將被子蓋著頭頂來搞對抗，傅醫生看到了，便笑嘻嘻對蓋著被子的我說：「用被子蓋著頭頂，看不到外面的



景色，這樣會很難呼吸空氣、很易煽親的。」

我漸漸學會自得其樂，也和院友交了朋友，例如大家分成 A、B 組，競技鬥波子棋；有時，我也幫助姑娘分派明日使用的排板，姑娘很疼我，就會預留翌日的早餐給我享用。日子如常的過去，我心境也沒有太大的變化，原來任何境況當你習慣了，你就會開始接受，設想明天會和昨天、今天都一樣。但有一個晚上，我和一位瘦削的院友在宵夜前玩波子棋，不知那次是誰贏了，我們嘻嘻哈哈的笑，然後各自回牀吃自己的宵夜麵包和牛奶。我回頭去看她，叫她的名字，她卻不作一聲的，有人走過去，發現她已經離世了。她有癌病，原來也可以走得這麼急、這麼輕。人生是不能自主的，人生是喜怒無常的。

我人生的下一站是九龍醫院。當時，我被安排住在下層的病房，往前走會看到肺癆病房、腦科、外科、骨科。這時束著腰的腰封使我感到腰肢很痛，因為我背上開了刀，要靠腰封扯直身軀。我上牀、下牀都要人幫助抬起我，真的感到很無助！我不想進食、不想做運動，如果當時地上有一個洞，我必定要躲進去。療養院的姑娘買來很多顏色繽紛的絲帶，給我梳辮子打蝴蝶結，我都不為所動，提不起勁。

一間教會的姊妹來醫院傳福音，問我身上的平安符從哪裏來？我說是媽媽幫我祈求的，要我陀著入睡，而我每次吃

飯也要喝符水，但很難喝。「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你應該祈禱，我們也會為你祈禱，求神向你加力。」從此我的生命就有了改變。當時醫院總是煮梅菜扣肉飯，一個貼上人名貼紙的大湯碗，裏面有很黃的菜，還有肥得吃不下的豬肉，讓我看得沒胃口；又因為每隻碗都一樣，只用貼紙區分，我們都疑慮院方不小心混入肺癆病房的湯碗。但在禱告之後，我身心不再沉重，感到好暢快，而之前那碗我不想吃的梅菜扣肉飯都可以吃光了。

從此我就能一覺睡到天亮，起牀後，願意讓姑娘給我梳理頭髮、紮辮子、做運動……。物理治療師鄭姑娘，也是我人生的導師。她來的時候，託人幫我做了一對鐵架來行走，我勉強做到。然後她帶我到運動場，把一條木方從天花板吊下來，叫我用雙手抱著木方，整個人的體重都往下壓。我知道這是為了我好，但我卻做得很慢，也做得很辛苦。我大叫：「放我下來！我做不到了。」

「我不會放你的。」她斬釘截鐵的說：「但如果你想下來，你自然會自己想方法。你做不做，和我沒關係，也不會為此扣工資。但你呢？你年紀輕輕才十幾歲，不幫自己就沒人幫到你，難道漫長的人生就想這樣浪費了嗎？」

一瞬間我被罵醒了，我不能放棄自己！就祈求天父爸爸支持我、給我恆心和力量。從此，我聽從鄭姑娘的指示，